



《石涛画语录》 与现代绘画艺术研究

乔念祖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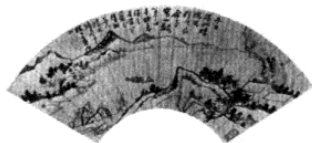
人民美術出版社

《石涛画语录》

与现代绘画艺术研究

乔念祖 主编

乔念祖 张志华 邵菁菁 著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涛画语录》与现代绘画艺术研究 / 乔念祖主编.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7.7
ISBN 978-102-04003-5

I. 石… II. 乔… III. 石涛 (1641 ~ 1718) - 中国画 -
艺术评论 IV. 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2031 号

《石涛画语录》与现代绘画艺术研究

出 版: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 32 号 www.renmei.com.cn)

主 编: 乔念祖

责任编辑: 夏 岚

整体设计: 胡建斌

制版印刷: 山东省恒兴实业总公司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200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10 千字

ISBN 978-102-04003-5

定 价: 58.00 元



序

石涛在清康熙年间就以其博大精深的艺术思想而享盛誉,在之后的三百年中,其追随者日众,《石涛画语录》的研究与阐释始终处于中国画研究领域的重要位置。《石涛画语录》达到了中国绘画理论的高峰,尽管读者甚多,其深厚的思想内涵却仍有待于进一步发掘。近几十年来,海内外专家已出版了诸多研究成果,他们都有着各自的独到见解,形成一种百家争鸣之势。虽然对《石涛画语录》的研究已成为一个普遍的课题,但相对于现当代绘画艺术的发展,其理论生长性仍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石涛是一位充满创新精神的画家,同时也是一位有着宏阔艺术视野的理论家,他的艺术思想在当代依然有着不衰的生命力,其精髓不断引发着艺术理论的新探索,影响着中国画家的审美取向。此书立足于《石涛画语录》的基本精神,面向当代美术现象,是发掘石涛艺术思想,赋予其当代生命力的有益尝试。

此书的理论部分博采众家,较为客观地综合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力求在释读与理解方面,寻求独特的理论视角,较前人之研究有所创新。在观点的陈述上,避免语言的晦涩,廓清《石涛画语录》的内在体系,以当代的视角阐释其精微之意。石涛的艺术思想体系博大精深,且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倾向,这使后人对《石涛画语录》的解读充满不确

定性,如何综合各家观点,结合近现代中国画发展、绵延的过程,以此发掘石涛艺术思想的当代价值,探索当代中国画的道路,成为本书的基本追求。同时也体现着著者对中国画艺术的理解。将解读《石涛画语录》与美术实践相结合,使空泛的理论融入鲜活的艺术创作之中,这是本书的重要特色。

佛语有云: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画家写画论,自然有不同于理论家之处,画家对抽象理论的认识,不会仅仅停留在哲学层面,而是由艺术哲学而及艺术实践,反过来又从艺术实践出发,印证、深化理论认知。画家眼中的理论是鲜活的、充满生命的,《石涛画语录》之所以数百年不衰,也缘于石涛本人不仅是理论的建构者,更是一位艺术探索的践行者,因此理解《石涛画语录》,仅仅从理论角度出发是远远不够的。本书试图以艺术作品来阐释其观点,将抽象的理论融入现实的艺术作品,从而更加深刻地把握石涛艺术思想的本质。此书的写作体系也是开放型的,作者避免了观点阐发的主观随意性,重视与读者的互动,以个体艺术实践之觉悟,启发他人之智慧,让更多的人关注《石涛画语录》。

三位作者还较年青,书中或有不成熟之处,但此书的问世,无疑传达着作者细腻的艺术感悟,体现出与前人不同的艺术视野。这不仅丰富了石涛艺术思想的当代研究,也为画家艺术实践与理论结合开启了新的思路。

张志民

2007年8月

目 录

第一章 还原一个本来的石涛	1
第一节 国破家亡日 佛门衰落时 ——石涛生活时代的佛教发展概况	2
第二节 身在庄严法堂 心游僧俗之间 ——从石涛的佛门经历看石涛	6
第二章 一画章第一	17
第一节 众家解读“一画”	17
第二节 我读一画论	26
第三节 一画论与现当代绘画艺术	39
第三章 了法章第二	46
第一节 何谓“了法”	46
第二节 破障之法	51
第三节 了法章与现当代绘画艺术	55
第四章 变化章第三	59
第一节 变则通,通则久	59
第二节 借古以开今	61
第三节 变化与现当代绘画艺术	63
第五章 尊受章第四	71
第一节 “受”“识”之辨	71

第二节	受与识	74
第三节	尊受与自我	80
第四节	尊受与现当代绘画艺术	82
第六章	笔墨章第五	88
第一节	笔与墨	88
第二节	蒙养与生活	94
第三节	蒙养与灵气	100
第四节	笔墨章与现当代绘画艺术	102
第七章	运腕章第六	110
第一节	书画与运腕	110
第二节	运腕与一画	112
第三节	运腕与现当代绘画艺术	115
第八章	氤氲章第七	119
第一节	氤氲释义	119
第二节	一画与氤氲	123
第三节	氤氲章与现当代绘画艺术	125
第九章	山川章第八	139
第一节	质与饰	140
第二节	搜尽奇峰打草稿	143
第三节	山川章与现当代绘画艺术	148
第十章	皴法章第九	157
第一节	山川自具之皴	158
第二节	“一画”与皴法	160
第三节	皴法章与现当代绘画艺术	163

第十一章 境界章第十	171
第一节 境界之创造	171
第二节 境界与现当代绘画艺术	176
第十二章 蹊径章第十一	187
第一节 蹊径章释义	187
第二节 蹊径章与造景法	189
第三节 蹊径章与现当代绘画艺术	194
第十三章 林木草章第十二	200
第一节 林木草章释义	200
第二节 林木草章与古代画树之法	202
第三节 林木草章与现当代绘画艺术	206
第十四章 海涛章第十三	212
第一节 海涛章释义	212
第二节 海涛与“我之受”	215
第三节 海涛章与现当代绘画艺术	219
第十五章 四时章第十四	230
第一节 四时章释义	230
第二节 “四时”中的时间观念	232
第三节 四时章与现当代绘画艺术	235
第十六章 远尘章第十五	242
第一节 远尘章释义	242
第二节 远尘章与现当代绘画艺术	245
第十七章 脱俗章第十六	251
第一节 脱俗章释义	251

第二节 脱俗章与现当代绘画艺术	255
第十八章 兼字章第十七	267
第一节 兼字章释义	267
第二节 郑板桥与石涛的书画观	271
第三节 兼字章与现当代绘画艺术	276
第十九章 资任章第十八	288
第一节 资任章释义	289
第二节 资任章与现当代绘画艺术	296
图 版	308
参考文献	322

第一章 还原一个本来的石涛

石涛（1641—约1718），原姓朱，名若极，小字阿长，号大涤子、清湘野人等，晚号瞎尊者，自称苦瓜和尚、济山僧、石道人。石涛是其常用号。祖籍广西桂林（一说安徽凤阳），僧籍全州。当和尚后法名超济、原济，亦作元济。朱若极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后裔第二代靖江王朱赞仪的第十世孙，石涛幼年时虽曾有过王孙生活的经历，但随着国破家亡，这种好景就很快破灭了。

他一生浪迹天涯，云游四方，纵览五湖三泖（松江古有三泖湖）、越烟吴月、江南名秀，搜遍匡庐、黄山、华岳诸山万千丘壑，乃至远游燕、鲁众多胜地，足迹踏遍半个中国！于是画出了山山水水的千情万态，留下了无数精劲秀逸之致、奇气异彩横溢的作品，以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深深地影响着画坛。

对于石涛的评价中，“画僧”是历来不可缺欠的关键词之一，其作为僧人的人生经历，成为判定他绘画艺术来源的重要依据。由此产生了其画语录源自佛教理论一说，并以其禅宗的传承为重要证据。

作为一种研究，最大限度地还原研究对象的生活状态，对于正确解读他的思想艺术观念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石涛的僧人经历，诸多研究者都认为，石涛是一个和尚，是和尚自然精通佛理，精通佛理自然悟道，悟道自然证道，

其艺术理论自然含有高深佛理。有着太多想当然的联系。对于石涛僧人生活的原因、时代背景、真实的佛教生活和这种生活对他的人生观以及艺术创作理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没有人作过多考虑，以至对其彼不具佛门中人的性格特点与行为，或大加赞赏、或批评、辩解，引以为其艺术理论创新之动力，这一切都是没有把石涛真正放在他生活的时代作客观分析造成的，与其争论不休，不如切实地回到他生活的时代，还原其生活的本来面目，这样对其评价与理解才不会失之偏颇。还原石涛的本来面目，并不要推翻一切，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宗教与艺术相结合的角度，客观呈现其本来状态，回到真实的同时，一些争论便自然见出分晓。

对石涛佛教僧人的生活，也多有前者之论，从文化历史、艺术理论角度的解读也颇有见地，如果从佛教发展的历史角度进入，结合石涛生活经历，当时的三教文化的融合状态，对其佛教思想与心态进行观照，诸多看似矛盾的地方，便有了合理的解释。

下面将从明末清初佛教的存在状态和石涛本人的佛门生活两个方面客观呈现佛门生活对他的思想及艺术世界的影响，有了这些背景，一些评价便有了根据，空中楼阁似的臆想也便回到他该有的面目了。

第一节 国破家亡日 佛门衰落时

——石涛生活时代的佛教发展概况

石涛生活的年代，佛教已经渐趋衰落。根据石涛年谱，

“清顺治二年乙酉 1645 年。是年，石涛五岁，五月，南都破。石涛父朱亨嘉起事，旋被杀，石涛由内官带到全州清静禅，为避灾祸，剃发为僧。法名超济、原济。”全州清静禅，今全州湘山寺。

说到石涛生活时代的佛教状况，要从明代谈起。明代佛教承元朝的余绪，到永乐年间，虽然放逐密宗，但因两宋以后，理学家的思想，已深入知识分子的阶层，又因朱明政权提倡儒学与朱注经疏，将它们定为士大夫进身的范本，在明代三百年间，作为佛教唯一权威的禅宗，也难与理学相抗衡，只好故步自封，它的传统也是不绝如缕。晚明垂末，理学家的王学大行，佛教人才衰落，僧众良莠不齐，难以重振唐、宋时代的声威。到万历时期，先后产生佛教四位名僧，如憨山（德清）、紫柏（真可）、莲池（株宏）、满益（智旭），佛教界称之为“明末四大老”。他们都是深习儒家学说，后来宣扬佛教的思想，也都是儒佛同参，互为依傍。明末佛教的命运，也随帝室的兴衰而日趋没落。

清代入关之初，西藏密宗黄教的祖师，第五代达赖，已经在明末时期，潜与满人有了默契，同时满人为了牵掣蒙古，联合满蒙的力量，也极力崇敬章嘉呼图克图。所以满人入关之初，便册封达赖、班禅，又尊奉章嘉十四世为国师。自顺治至康熙，都与蒙藏两地的密教，有息息相关之妙。顺治虽然也从玉琳国师学过禅宗，但并不因此而改变其羁縻喇嘛，推崇密教的政策。无论为政治的需要，或宗教的信仰，初期的满清，是偏向佛教的密教的。

到了雍正年间，因他本人在藩邸的时间，曾经与逝陵

性音禅师等相往还，有过一段不算短的时间，专志参究禅宗，自己以为已经大彻大悟，认为迦陵性音的禅是不够的，倒是推崇章嘉十四世国师，说他是一位真知灼见的见道者。等到他就职登位的时候，以一代帝王之尊，在深宫内院领导和尚道士参禅，自称为“圆明居士”，也是一代禅宗的大宗师。并且屡下诏书，大弘禅宗的临济宗派，废除明末以来密云圆悟禅师旁门的汉月法藏禅师法统。

我们如就佛教学术的盛衰及其学术立场，严格说来，到了明末清初阶段，佛学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已经盛极而衰，而且因理学的阳明之说大行，明末少数禅师和法师们，虽然身为僧众，有些还是从阳明之学才理解到佛法的心要。所以，从清初到以后三百年间，士大夫们，竭诚致力于匡复大业，大多专志于经世实用之学。出家的师僧们，在佛学见地上，又无特别的创获，所以佛学在知识分子间，不能再有唐宋以来的声望。

而佛教本身，人才衰落，极少有如唐宋高僧的嘉言懿行，以为风世的楷范。到了清朝中叶以后，许多号称禅宗的大和尚们，为了虚誉，为了流传，剿袭历代禅师的语录，闭门虚构一些所谓“语录”的“传家之宝”，吩咐后代法子徒孙，争取编入《大藏经》，以为光荣。稍具学识的名僧，则又竞相入京，奔走权门，纳交官府，一意攀高结贵，希望求得皇帝的封号。如果能够得到一纸诏书的敕封或称号，便可以国师自命，而夸耀于善男信女之间。所以民间俗谣，便有“在京和尚出京官”的感叹了。这种风气，由明末开始，到雍正时代，已经相当严重，因此雍正一再下诏，切责师僧们不必学习诗文，一心只想以文字因缘，与

士大夫们来往。他说：“你们作诗再作得好，总也比不上我翰林学士们，既然出家为僧，便应努力修行证果，何苦与文人们争取文名呢”！这些倒是很诚恳的老实话，决不能因人而废言了。有清一代，专重真参实证，以打坐参禅相标榜的，以南方的金山寺和高旻寺两大名刹最为有名。他如天童、育王诸寺院，相比已在其次。

此时的佛门特别是禅宗，佛教的世俗化、社会化进一步发展为佛性的物化与泛化。所谓一花一叶，无不从佛性中自然流出，一色一香，皆能指示心要，妙悟禅机。此时之禅宗，不但淡薄了世间与出世间的界限，而且混淆了有情物与无情物之间的差别，不但不提倡出世苦修，而且大力宣扬法法是心，尘尘是道，直指便是，运念即乘。所谓“无明空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觉了无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土面灰头不染尘，华街柳巷乐天真，金鸡唱晓琼楼梦，一树花末浩劫春。”所有这些都说明此时之禅宗不但倡即世间求出世间，而且主张混俗和光，作一个本源自性天真佛，宣扬佛出污泥而不染，作一个三恶道中的解脱人。禅门的机锋也成了真正的口头禅。“机锋者，乃具眼宗师，勘验学者见地工用之造诣。如上阵交锋，短兵相接，当机不让，犀利无比。或面对来机，权试接引，如以锋刃切器，当下斩断其意识情根，令其透脱根尘，发明心地。或两者相当，未探深浅，故设陷虎迷阵，卓竿探水，以勘其见地工用之深浅。一句转语，拨尽疑云，相与会心一笑。故机锋非无意义，更非随便作为。禅门古德机用，大都出言隽永，不同凡响，而格调新奇，迥非习闻。后之言机锋者，往往预先构思，编出奇特言句，以当机用者，

斯则陋矣!”年幼的石涛，就是在佛门渐衰的时候进入佛门的，这时的禅宗已不复往昔的气象，空有其表。等待他的会是真正的佛教徒生活吗？

第二节 身在庄严法堂 心游僧俗之间

——从石涛的佛门经历看石涛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朝代的更替所引发的在政治、思想、艺术、文学等诸多方面的变革与兴衰超越了以前任何时代。时局的动荡、国势的衰微、江山的易主，使得一部分文人士大夫深感家国之痛而回天乏力，但又不愿身奉新朝、委身异族，于是或隐逸山林，或逃禅佛门，这就出现了一批披着袈裟的遗民，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清初，明末遗民出家为僧的颇多，其知名的有戒显、澹归、药地、蘅庵、担当、大错等。这些人物都以诗文为世所重。而八大山人、石涛、石溪、渐江以擅画，被称为清代四大画僧。

以上是年幼的石涛出家时明代后人的一般状况，石涛也与他们一样，为了暂时安全，进入佛门。关于石涛的生年，已有四种说法，根据现有资料，石涛生于1642年，明亡时是二三岁的娃娃较为符合实际。在他知事的日子，他所生存的国家是由满人统治的满汉民族共存的大清帝国。他于动乱中由内官负出，不久便入空门，当了小和尚。这是合乎情理的，当时的唯一安全之策便是遁入空门。空门何处，一说武昌一说全州。不管是哪里，大致属于南方的

佛教寺院，而且是禅宗的寺院。

他在《生平行》中这样说：“生平负遥尚，涉念遗尘。一与离乱后，超然遂吾真。”他由桂林赴全州，在湘山寺削发为僧，改名石涛。石涛幼年被迫削发出家，而二十来岁时则主动投奔禅宗大师旅庵门下，四十岁左右时还曾以一代禅师的身份领众开堂说法。这说明，青壮年时期的石涛一度是位相当虔诚的佛教徒，在禅林，还不无名气。但是，石涛晚年定居扬州后，披缁衣、做和尚的意念日趋淡漠，“离心”倾向日趋明显。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前后，石涛在一封求写《大涤堂图》而致八大山人的信札中，曾说：“济欲求先生三尺高一尽阔小幅，……款求书：大涤子大涤草堂。莫书和尚，济有冠有发之人，向上一齐涤”。可见此时石涛脱下了袈裟，脱离了佛门，已经成为有冠有发的道士了。

确认石涛晚年当道士一事，除了有博尔都所写《题清湘道士〈枯木竹石图〉》《霁后怀清湘道士》等诗作为旁证外，还可从石涛自写的诗文中找到内证。这里且以石涛写于康熙四十五年丙戌（1706）的两首七律为例，其中一首诗云：

爱尔隐居清且佳，风致宛若神仙家。白石新煮润如玉，丹火出林红似霞。岂无大田种嘉秫，亦有别涧流桃花。飘零江海未归去，笑我肃肃双鬓华。（《清湘老人题记》）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白石新煮润如玉，丹火出林红似霞。”两句，它表明，道士的石涛，煮过石炼过丹，曾经尝试过长生不老术。

老年石涛在同挚友李骎的交谈中，曾就自己宗教信仰

移易一事，作过解释。后来李骥撰《大涤子传》时，是这样转述石涛的话的。

初得记莛，勇猛精进愿力甚弘。后见诸同辈多好名鲜实，耻与之侔，遂托于不佛不老间。

这就是说，是禅林内部的败落之景让石涛大失所望，参禅不得究竟，宗派门户之争，促使石涛对佛教逐渐生出离弃之心，最终作出了出佛入道、改变宗教信仰的决定。

石涛自书《庚辰除夜诗》七律四首和《上元感怀》七律二首集中地反映了晚年石涛的一些心思。

生不逢年岂可堪，非家非室冒瞿昙。而今大涤齐抛掷，此夜中心夙响惭。错怪本根呼不悯，只缘见过忽轻谈。人闻此语莫伤感，吾道清湘岂是男？（《庚辰除夜诗第一首》）

诗意说，我生在一个不幸的时代里，出于保全性命的考虑，人们将我送进寺庙当了和尚。现在我脱下袈裟，抛却佛教信仰，真有如释重负之感。

总之，石涛作为临济宗旅庵本月大师的得意弟子，早先曾经以“天童文心之孙，善果月之子原济”的禅宗世系为荣，幻想通过修持获得“正果”。他作为一名身披缁衣的绘画大师，早先曾经接过驾，还创作过歌功颂德的诗和画，幻想依附新朝一展抱负。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上述这一切通通成了泡影，他脱下袈裟，戴上黄冠，开始寻求新的精神寄托。

以上经历说明，石涛为了避难而入佛门，虽然开始也生出勇猛精进之心，无奈明师难觅，他在后期归入旅庵本月门下，说明他在寻找一个能让他有所成就的师傅，正如前面的资料所说，名气极大的旅庵本月并未真正点化他成